

# 洪熙官 三建少林寺

我是山人 著

花城出版社

# 洪熙官三建少林寺

我是山人 著

中 册

花 城 出 版 社

# 洪熙官三建少林寺

我是山人 著

中 册

花 城 出 版 社



## 第九回

得奇梦方玉龙拜访白莲观

骄兵计武当派再战过江龙

光阴荏苒，岁月如流，转瞬又经一月，洪文定与胡亚彪之伤势，经洪熙官悉心调治，少林跌打医术，果然药到春回，二人皆霍然而愈。洪熙官派人前往林家庄探听，自从这次惨败之后，武花月高奎周熊叶虎谭凤儿已先后离去，不知何往。林家庄中，只剩得庄主林玉芝林大洪等势力单薄，不敢出战，迫得与赵家村言和，将所占田地，尽数归还。洪熙官以洪文定胡亚彪二人伤势既愈，离羊城日久，不觉动了思归之念。是日，洪熙官进谒青草大师兄及色空和尚于方丈室中，告以南归羊城，继续主持大佛寺武馆，发扬少林拳术之意。青草和尚曰：“善哉善哉，今武当峨嵋两派之人，伤亡殆尽，已无进犯能力矣，洪师弟正宜南归，发扬少林拳术，毋负至善师尊之遗志也。”色空和尚曰：“洪师叔南回之后，万事皆宜审慎为佳，如有什么变故，宜即飞报回山为是。”洪熙官诺之。

翌日晨起，洪熙官领着方咏春洪文定胡亚彪周人杰骆小娟一行人等，辞别青草师兄色空和尚等，南归羊城。陆云龙念自己技击肤浅，尚未足问世，乃留在少林寺中学习少林拳术。陆阿采春米六等送洪熙官至九莲山下，始洒泪而别。洪熙官等一行六人，则道南回，来到大佛寺少林洪馆，一别多时，门庭依旧，乃粪除一切，召集门徒，重张旗鼓。

话分两头，且说武当峨嵋派中，萧道济无忌等惨死，高奎李豹武花月周熊叶虎，深入九莲山后，找寻方玉龙踪迹，不见方玉龙尸首，只见脚印满地，血渍斑斑，证实方玉龙当未死去，不禁暗喜。一行五人，沿着脚印，直向九莲山深谷中寻去，行行重行行，转过几个山峰，行了数度山溪，远望见茂林深处，有茅屋数家，炊烟袅袅而升，猎犬汪汪而吠。一行五人，乃向茅屋行来，相距约有四五十丈，猎犬吠声更烈，茅屋中钻出一中年男子，出来一望，见有五个男女，打执军器，追踪而来，心颇诧异。高奎远望该男子，年在四十之间，生得身躯粗壮，臂健头大，固一雄赳赳之武夫也，乃上前施礼曰：“请问老兄，居于此地，可曾见有受伤男子经过此间乎？”男子详望高奎等一会曰：“各位贵姓名，来自何方，所谓受伤男子，年岁若何，身材怎样，请一一明以告我。”高奎曰：“实不相瞒对老兄讲，我等乃武当峨嵋两派弟子，因宿世冤仇，来此与少林寺之人决战，不料我之师叔方玉龙一时不慎，为少林洪熙官所伤，坠于少林寺后断崖之下。我等跟踪找寻，不见了方玉龙之踪迹，只见脚印宛然，追寻至此。此方玉龙者，身材瘦削，年虽五十而貌若青年，江湖上人称瘦猴子者是也。”男子闻言，拱手笑曰：“哈哈，各位大英雄，素仰素仰，汝等来得正好，方玉龙师傅正去了莲花峰下三元观内也。”高奎急问曰：“然则方玉龙未有受伤乎？”男子曰：“非也，鄙人姓施名彪，与胞弟施云，在此结庐而居，狩猎为活。今早天尚未明，我兄弟二人，前往少林寺深谷中，猎取野兽，忽然在断崖之下，发现一人，重伤在此，昏迷不醒，我兄弟二人乃把此人救护回来，检视其身体，只见肩膀上中了一剑，其余并无所损，不过从高崖坠下，受震荡而昏迷耳。我兄弟乃用姜汤把其救

醒，闻其姓名，始知为大名鼎鼎之瘦猴子方玉龙师傅，与道教中人，有深厚交情。方师傅醒后，茅舍简陋，不足以调护玉体，距此不远之莲花峰下，有道观曰三元观者，观中主持曰三元道人者，与我兄弟颇有交情，因此胞弟施云，把方师傅护送至三元观中静养，谅今已到达观中矣。”高奎抱拳谢曰：“多谢施英雄挽救家师叔，鄙人等感戴大德不浅矣。请问施英雄，莲花峰在何处，可否指点迷津也？”施彪曰：“此易事耳，彼此江湖人士，理宜相助，弟亦何吝一行乎？”高奎等大喜，施彪乃把茅屋之门紧闭，然后领导着高奎等向山后继续前行。一路上路转峰回，谷深林密，爬山越岭，深入九莲山中，行约半个时辰，一峰耸立，如莲花之状，施彪径指谓五人曰：“此即莲花峰也。九莲山上，共分九峰，如莲花之状，故曰九莲，最大者曰白莲峰，次者曰红莲峰，再次者曰青莲峰，此莲花峰乃九峰中之最小者也。三元观乃建于莲花峰之下，由此再过两条羊肠小径，越过一个小谷，便到观前矣。”各人浏览山中景色，真个是山势雄奇，峰峦险峻，荒山寂寞，渺无人迹，只有山鸟飞鸣，野兽乱窜，瀑布淙淙，松涛簌簌而已。施彪引五人继续前进，再行片刻，果见一古老道观，矗立于莲花峰之下，殿阁重重，楼台叠叠，足以见此道观地方广袤，房舍空敞，而垣墉剥落，野蔓丛生，可知此观，已是五百年以外之物也。施彪引高奎等五人，直入观内，过天阶，至三清殿上，观中道士上前相迎，施彪固与观中道士相稔者，道士一见，即笑问曰：“施英雄到此，岂为找寻令弟乎？”施彪揖曰：“然也，请问道长，舍弟今在何处？三元道长在观中否？”道士曰：“舍弟适与一人到此，现正与三元道长在客堂中，施英雄随贫道来可也。”



道士言罢，即引施彪高奎等六人，转入三清殿后，穿回廊，过花圃，来到客堂之上。只见一老道人正与一二十许之少年闲谈，正中罗汉床上，卧着一人，面色苍白，肩膊受伤，此不是别人，正是师叔瘦猴子方玉龙也。时方玉龙已醒，卧在床上闭目休息，高奎武花月李豹周熊叶虎等一见，已不暇理会及三元道人。连忙跑上前去，武花月首先言曰：“方师叔，花月师侄来视方师叔矣。”方玉龙于朦胧之间，徐徐张目，舒展慵倦之目光，一望，立于床前者，赫然五人，乃高奎武花月等师侄也，方玉龙不禁感极流泪，长叹一声曰：“唉！五位师侄，我与汝等莫非梦中相会么？”高奎曰：“非也，我等非在梦中，乃追踪而到此耳，方师叔汝之玉体无恙乎？”方玉龙曰：“洪熙官小子，的确顽强，老夫一时大意，遂被刺中一剑，飞坠断崖之下，尚幸吉人天相，只受重伤，得以不死，更得施氏兄弟英雄，仗义相救，送到此间，而三元道长又是道教中人，与白眉师兄道德师弟有同门之谊，因此收容在此，休养伤势，五位贤侄，还不道谢三元道长与施氏兄弟英雄耶？”高奎等五人闻言，才如梦初觉，急拱手向三元道人施氏兄弟道谢曰：“多谢三位仗义，拯救我门师叔，此恩此德，没齿不忘也。”三元道人与施氏兄弟亦还礼谦逊一番，施彪介绍三元道人与施云与五人相见。三元道人者，年已七十，道貌岸然，精神矍铄，精于易理，而不擅技击，盖道教之人，虽多精武技，亦有不喜习技者，如三元道人是也。施云则为施彪之弟，年三十许，面貌身材与施彪相类，身体健硕，精通技击。当下三元道人知高奎等为武当山清虚观之俗家弟子，同为道教中人，而施云则以五人技击高强，真是惺惺相惜英雄相重，一见如故。各人谈起少林派凶顽之事，不禁为之愤恨填膺，方玉龙问起进攻



少林之战事结果如何，高奎把头一摇，垂泪言曰：“方师叔，你问起少林决战之事，唉！萧居士与无忌师兄不幸战死矣，呜呼，痛哉！”方玉龙一闻此讯，大叫一声，当堂晕迷，众人大惊，急取药灌救，良久，始悠悠而醒，长叹一声曰：

“狠毒哉少林凶徒也，铁扇子常德空丧命于前，萧居士无忌师侄又战死于后。萧居士为浙江三杰之一，名震天下，内功高强，而无忌师侄又为武当健者技击名家，今亦不幸惨死，余无以对两人于地下，此仇此恨，永不能伸雪矣。高师侄，除两人之外，尚有何人遇害者？”高奎曰“除萧居士与无忌师兄之外，牛华山师弟亦已魂归天国，而谭凤儿师侄，则惨遭断臂之痛也。”方玉龙闻言，在榻上咬牙切齿，怒发冲冠而言曰：“此次惨败，元气尽丧，此仇此恨，誓必报复，高师侄与花月周熊李豹叶虎等，汝可先回林家庄，暂忍一时之气，待我伤愈之后，誓报此仇。”李豹曰：“方师叔何不回林家庄静养，待侄等悉心调侍，早日复元耶？”方玉龙曰：

“非也，三元道长待我厚而医术高明，且此间远离尘俗，深入谷中，环境清幽，最宜静养，胜于林家庄多矣。五位师侄，先行回去，我派于今势力大减，锐气尽丧，虽然峨嵋武当两派山上，尚有甚多身怀绝技之师兄弟，但以为叔观察，若与少林派相较，实力仍逊一筹，若勉强回山，召集各师兄弟前来相助，难免蹈以前覆辙耳。故各位师侄，仍是暂时销声匿迹为佳也。”周熊曰：“然则，何时方可以报复此恨乎？”方玉龙曰：“欲速则不达，师侄不必心急，再过十年，峨嵋武当两山，又产生不少英雄豪杰，足以制胜少林矣。”周熊叹曰：“嗟呼，悠悠十载，仍未得报仇雪恨，将置我等于枯鱼之肆矣。”方玉龙沉吟一会曰：“各位师侄请先回去，总之待我痊愈之后，必有办法以破少林者也。”高

奎周熊等五人，以方玉龙奔走江湖数十载，谅必有办法，慰问一会，始行辞别三元道人及施彪施云兄弟，迳返林家庄而来。施彪施云送至莲花峰外十里，始依依惜别，相订后会，暂时分手。高奎武花月李豹周熊叶虎五人，返回林家庄上，依照方玉龙之言，隐匿庄中，不复再出挑衅，只是细心为谭凤儿调养玉臂创伤，日中多暇，苦练技击，并训练林氏众兄弟，准备方玉龙伤愈之后，聘得技击名手到来，实行二次进攻少林，扫荡寺院，以复前仇。

且说方玉龙在三元观中，得三元道人细心调护，病势日有起色，施彪施云兄弟，日到探视。光阴荏苒，转瞬又是半月，施彪施云三元道人与方玉龙之感情日增，而方玉龙之伤势，亦痊愈八九矣。方玉龙卧在病榻之上，日夕焦思报仇之法，默念返回浙江普陀山三清洞向赤眉师尊诉苦乎，赤眉师尊年登百龄上寿，老年之人，不复再作出山之想久矣，若请其南来相助，必遭拒绝，若请三清慈云师兄南来协助耶？当自己与铁扇子常德空南来之时，慈云师兄曾再三告诫，劝我不可惹事生非，免贻后祸，今也果然应验。若回山请其相助，不特不肯前来，且必遭痛斥一顿也。至于峨嵋武当两山之师侄等，时日尚浅，技击未足，请其到来，徒自送死而已。方玉龙左右思维，一无善策，勉强起立，蹒跚而行，徐步环行三元观各处，浏览观中景物，只见观内殿院堂皇，房舍众多，园林花木，亭台楼阁，别具一番清逸环境。方玉龙行至观内天尊殿前，举目一望，只见殿内正中，供奉着道教始祖元始天尊之神像，左右两旁，均为道教历代各人，若张道陵瑯琅道人张三丰等，琳琅满目。方玉龙信步入殿内，忽见左方墙壁神龛，供奉着一个道人，羽冠道袍，长须垂胸，背负宝剑，手挥拂尘，神位书曰：“峨嵋山虚灵观白眉道人之神

位”等字，方玉龙一见触起少林之事，不禁心中大动，感慨万端，焚香端上，叩首凄然曰：“白眉师兄，愚弟今惨败于此，致令令门徒师侄等死伤多人，枉负我瘦猴子方玉龙之盛名，真是惭愧欲死矣。白眉师兄亦知汝之师弟方玉龙负伤在此，彷徨歧路乎？忆昔当年，汝之师弟方玉龙，凭着一身本领，横行大江南北，所向无敌，江湖人士，谁个不识普陀山瘦猴子也。今也，只以一念之差，垂怜一个弱女子张金定之遭遇，遂令童贞失去，内功被破，数十年精血，毁于片刻，惨败于此，无面见人。白眉师兄，在天有灵，祈指示我以一条复仇之路，好为峨嵋武当两派，尽扫十数年来之积恨也。”方玉龙在白眉道人神像之前，喃喃而祷，但是白眉神像，本为木偶，方玉龙虽哀求指引，仍是木立不语，面带微笑之容，百呼不一应，方玉龙哀声呼吁，也是徒然。方玉龙斯时，心情抑郁，愤闷万端，方寸已乱，束手无计，故虽号为大英雄，亦只有求诸木偶也。方玉龙呆立一会，始丧气垂头，行出天尊殿，觉得心情恍惚。

是晚二鼓，百无聊赖，偃卧榻上，胡思乱想，欲想得一报仇之计，朦胧间，忽觉得全身飘拂，如随风而起，飘飘然御风而行，其快如飞，至一山峰之上，峰顶立着一个老道人，白须羽冠，背负宝剑，手挥拂尘，年在八十以外，向已微微而笑，方玉龙定睛细望，哦！原来此非别人，正是白眉师兄也，心中大喜，双脚不期拾声跪下，叩首言曰：“白眉师兄叔救我，白眉师兄救我！”白眉道人把手中拂尘一挥，徐徐言曰：“方玉龙师弟，汝仗剑助我拙徒，与少林凶徒为敌，为兄感激万分，今汝闷守于此，莫知适从，为兄已知之矣，不久少林气数将尽，正汝大展身手之时，师弟起来，为兄示汝一条光明之路。”方玉龙急起立曰：“白眉师兄有何

指教，而使弟得复血海深仇也？”白眉道人以手中拂尘向北一指曰：“方师弟你看看。”方玉龙循其拂尘所指之处而望，只见山峦重迭，山脉连绵，树木葱茏，白云冉冉，中有一峰巍然高耸，如莲花之状，白云缠绕，其色如雪，状若巨型白莲一朵，插于天空，此外一无所睹。方玉龙问曰：“白眉师兄，此山如白莲之状，并无别物，师弟愚鲁，未明师兄之意，还请师兄明白指教为幸。”白眉道人念偈言曰：“云山苍苍，海天茫茫，白莲峰下，龙虎彪狼，四者得一，足御强梁，若有人焉，陟彼高岗，奇逢即遇，不用烦忙。”方玉龙曰：“白眉师兄之言，弟因心烦意乱，未明其意，还请师兄明以教我。”白眉道人仰天哈哈大笑，忽然山下万道白光冲起，霹雳一声，如天崩地裂，方玉龙立足不牢，向山下滑去，轰隆声响，两脚撞落床板之上，一惊而醒，原来南柯一梦也。

方玉龙醒来之后，满身大汗，忙取巾拭去，回思梦中情景，一一在目，白眉道人所赠之偈言，尚依稀忆起，但是不明其中用意，忽忆及三元道人精于易理，前往求之解梦，当可获知梦中真理，想既定，仰首望窗外，东方天际已白矣，急一跃起来，直到主持室来。入到室内，三元道人正在蒲团上静坐练气，面前一兽炉，香烟袅袅而起，方玉龙拱手揖曰：“三元道长早晨。”三元道人紧目一望曰：“方师傅今日起何早也？”方玉龙曰：“我昨晚得一奇梦，未明其意，特请道长指示一二耳。”三元道人曰：“日有所思，则有所梦，梦境非尽可信也。”方玉龙曰：“三元道长，然则易理亦可信耶？”三元道人曰：“易理是一种哲理，玄奥微妙，谈言微中，亦可趋吉避凶也。”方玉龙曰：“素闻道长精于易理，请不吝教诲，为我一卜昨夜之梦，孰吉孰凶，何

去何从，倘能示我以一条光明之路，真个是生死人而肉白骨也。”三元道人曰：“姑试之，方师傅请详述昨宵之梦可也。”方玉龙曰：“昨夜我梦见白眉道人，带我上山，谓少林气数已尽，正是我复仇雪恨之时，随指山北远远一峰，该峰状若莲花，白云缠绕，恍若白莲一朵，插于天空。白眉道人并谓我曰：“云山苍苍，海天茫茫，白莲峰下，龙虎彪狼，四者得一，足御强梁，若有人焉，陟彼高岗，奇逢即遇不用烦恼。”我再问其意，白眉道人哈哈大笑，忽然不见，山下万道白光，冲天而起，山崩地裂，我亦随之惊醒矣。请问道长此梦预示如何？”三元道人袖出龟壳一只，铜钱三枚，把铜钱纳于龟壳之内，落落落几声，倒出铜钱，屈指一算，喃喃而语，忽然一跃而起，大惊呼曰：“弊弊弊！天变天变，九莲山之北，闽省中部，将有兵燹出现，杀人如麻，百姓灾祸临矣。”方玉龙亦惊曰：“白眉道人乃以此预示于我，命我乘此混乱时机，向少林派报复耶？白眉道人梦中指示之语，究竟是何意思？”三元道人长叹一声曰：“唉，此真天命，定数难逃，非人力所能挽救也。九莲山北，白莲山峰下，有一道观曰白莲观者，观中主持曰白莲道人，技击超卓，内功轻功，均造极峰。其门下男女弟子，最厉害者，共有五人，女弟子曰白莲女士，男弟子均以白字为姓，云字为派别，曰白云龙、白云虎、白云彪、白云狼，其余二流门徒，秘密散布于闽省各县，恒河沙数，指不胜数，白眉道人所谓龙虎彪狼，四者得一，足御强梁者，乃指白莲道人的四个首徒也，方师傅欲报少林之恨，前往求诸白莲道人，或可以得偿所愿，然而闽省百姓苦矣。”方玉龙曰：“向少林报仇，与老百姓并无关系，何得谓老百姓受苦耶？”三元道人曰：“此是定数，方师傅不久便知，何必多问，方师傅今

可以行矣。”方玉龙大喜，立即拜别三元道人，扶病徐徐而行，步出三元观外，望九莲山北部而来。

只见九峰环绕，状若九朵莲花，梦中所见，历历在目，心中不禁暗喜，远望西方之山峰，红云冉冉，若红莲一朵，南方之山峰，则青云盘郁，又如青莲高耸，北方之峰，白云笼罩，真若个巨型白莲一朵，耸于天空，不禁喜极狂呼曰：

“白眉师兄有灵矣。”身体病势，霍然而愈，加速脚步，望白莲峰飞跑而去，一路爬山越岭，跃谷过溪，经过几个山头，行约两个时辰，始来到白莲峰下。瀑布淙淙，松林盛茂，深谷之中，出现古老道观一所，四周土墙环绕，占地约有十顷以上。殿阁楼台，恍若皇宫气象，龙柱金阶，真如大内气概。方玉龙暗吃一惊，龙乃帝皇之征象，在此深山甘谷，白莲观道人，因何斗胆若此，竟僭越帝皇御用之物，荒犯大黷耶？方玉龙行至观前，举头一望，观前一个红漆金字之匾额，题着白莲仙观四个大字，观前三个大拱月门，直望观内，白石天阶，方横百丈，中间白石栏杆，围绕着一个大莲池，荷叶田田，浮于水面，时值蝉鸣荔熟，流火爆金之时，莲池中正值荷花盛放，二三百朵白莲，亭亭而立，满布池中，荷香阵阵因风送至，扑鼻芬芳。白石天阶之后，殿宇矗立，楼阁云连，方玉龙正观望间，忽见正面三清殿上，走出小童一人，年在八九岁，头梳丫角髻两只，身穿花布衫裤，腰束绉纱带，面目韶秀，白如傅粉，窥其眉目，的是一个聪明伶俐之小童，方玉龙不敢惊动，退隐一隅。见小童出到白石天阶之后，走近莲花池之畔，扎开马步，练起气功，喝一声上，丛身一跃，飞身入池，脚踏白莲之上，如履平地，并在白莲花之上，施展拳脚练习技击，前后左右，往来如飞。方玉龙亦精于技击之人，心念此乃技击中水上登萍之轻功也，

练此技者，非有二十年功夫不可，今此小童只八九岁，而其轻功纯熟如此，的确难得，此必为白氏兄弟白云狼也。想至此，忽闻咕咯一声，此髫龄小童，竟轻功气泄，立足不牢，从白莲上跌下莲池之中，满身泥浆，狼狈爬起，方玉龙不禁笑将起来，小童从莲池跃上白石栏杆上，闻有人笑声，回头一望，见有一个瘦骨仙，满面病容，在此偷窥，狂笑不已，勃然大怒，喝曰：“何方小子，竟敢潜入胜地，偷窥本门秘密耶？”方玉龙急从门隅跃出，拱手作揖曰：“小英雄，老夫并非有意偷窥宝观，只因有些要事，想拜候白莲道长耳。”小童喝曰：“汝来拜候道长，不应鬼鬼祟祟，显然别有用意，非把汝擒下，拿入观中惩戒不可。”小童言罢，拾声自白石栏杆之上一跃而至方玉龙之前，右手小拳头，早已打出，一个单龙出海之势，向方玉龙心窝打到，方玉龙急退马闪避，小童见一拳落空，再标马，左手第二拳打到，拳风活活有声，出手快捷，若非方玉龙亦是精于技击之人，不难遭其毒手。当下方玉龙以有心到来拜候白莲观之人，未便动手还击，仍是退避，小童第二拳仍未得手，正想第三拳打来，忽闻三清殿上，有人娇声叱曰：“云豹弟弟不得无礼，快些住手。”其声滴沥，宛若初唱黄鹂，清脆悦耳，令人魂魄齐飞。小童闻声，回头答曰：“大师姐，此瘦骨仙在此鬼鬼祟祟，探头探脑，显然心存不轨，非奸即盗也。”方玉龙一望，三清殿上走出女子一人，年在廿三四之间，面如莲子，其白如雪，密发虚眉，亭亭玉立，固一绝世佳人也，全身白绢衫裤，足踏绣花薄底快履，腰束白色绉纱带，云髻间插上一朵绢制白莲花，益觉妩媚动人，盈盈秋水，微笑而前。方玉龙灵机一触，此必是白莲女士无疑矣，急拱手作揖曰：“来者莫非白莲女士耶？”女子面作诧异之色曰：



“汝是何人，因何识依家之贱名，到此荒山野观，意欲何为也？”方玉龙又揖曰：“鄙人乃浙江普陀山三清洞赤眉道人之弟子方玉龙是也，因我身材瘦小，大江南北之人，皆叫我曰瘦猴子。峨嵋山虚灵观白眉道人，与我有师兄弟之谊，今得白眉道人指示，到来拜访宝观主持白莲道人，烦女英雄为我通报，则感激莫尽矣。”白莲女士闻言，熟视方玉龙一会曰：“哦！原来方师叔，找吾师有何贵干？”方玉龙长叹一声曰：“唉，说起来确属惭愧，而又一言难尽。白莲师侄，余以病体初痊，奔跑数十里，精神略感疲乏，白莲师侄可否代我晋见白莲道长，待我稍事休息，然后详谈若何？”白莲女士曰：“方师叔欲见道长，请随依来，道长近来忙于白莲教中之事，普通人不暇接见，方师叔既与白眉道人有同门之谊，或可破例相见也。”方玉龙曰：“望师侄说项，若我不获见白莲道长，我即惭死于此，无面目再回岭南也。”白莲女士曰：“方师叔请随依家来。”方玉龙大喜。

白莲女士伸玉手以拖著小童白云豹，在前引路，带着方玉龙转入三清殿侧之甬道来。过甬道到殿后花园，亭台楼阁，分列其间，莫不画栋雕甍，美仑美奂，皇宫大内，亦不是过。白莲女士引著方玉龙转过花园之东，至一所高殿之外，又是朱栏玉砌，龙柱丹墀，玉石天阶两旁，遍植着四时不谢之花，百节长春之草，一盆白莲，正当盛放，亭亭玉立，不蔓不枝。白莲女士曰：“方师叔请在此稍候，待依入内禀告白莲师尊，出来相迎也。”方玉龙颌首，拱手而立于阶下，白莲女士拖着小童白云豹，婀娜而行上殿中去了。方玉龙百无聊赖，仰望殿上，一匾额挂在正中，方横二丈，红漆金字，刻著正大光明殿五个大字，方玉龙心内骇然，暗想正大光明殿乃京师禁城内圣上临政之地也，今白莲观内，竟

有此殿，僭用皇宫御用之物，居心叵测也，但是方玉龙斯时，复仇心切，已不遑顾及他事，呆立以候白莲女士带喜讯出来。未几，殿后忽然钟鼓大作，隆隆铛铛之声，响彻行云，方玉龙急注视殿后，只见大拱门内，传来一片呼声曰：“白莲教主有命，请浙江方玉龙上殿。”方玉龙大喜，殿后转出两名年轻道士来，向方玉龙一揖曰：“方师叔，白莲教主有命，请方师叔入。”方玉龙乃拱手以答，举步随两道士直上正大光明殿来，殿上巨柱，雕着绣龙，罗幔锦帐，非普通道观所有。两道士带着方玉龙直入殿后，又转过几所庭院，始到白莲观主持室外，两道士分立室外两旁，揖而言曰：“方师叔请入，白莲教主即在室内矣。”方玉龙踏上石阶，鞠躬而入，主持室内，方横十丈，四条龙柱，分列室中，不类隐居者所居，正中摆着白缎制成之白莲花一朵，状如蒲团，一道士盘膝其上，童颜鹤发，精神矍铄，面前置兽炉一具，香烟袅袅而升，檀香气息，弥漫满室。四周墙上，挂着刀枪剑戟，琴棋书画。白莲女士，则拱立于老道士之侧焉。方玉龙心知此老道必为白莲道人无疑矣，立即上前，拾声跪在白莲之下，叩首言曰：“白莲道长在上，浙江方玉龙叩见。”老道士手中拂尘，轻轻一挥，徐徐言曰：“汝是浙江普陀山三清洞方玉龙，江湖人人称瘦猴子者乎？”方玉龙顿首曰：“然也，晚生正是瘦猴子方玉龙。”老道士曰：“赤眉师尊无恙乎？”方玉龙闻言，恍然大悟，顷间白莲女士称自己曰师叔，当时颇有莫名其妙之感，欲问之白莲女士来历，以初次相逢，未便启齿，今闻白莲道人亦呼赤眉道人曰师尊，原来白莲道人乃赤眉门徒，与自己为前后同门，故白莲女士一闻自己之名，便呼为方师叔，而白莲道人一见，即问赤眉师尊近状也，方玉龙心中暗喜，当即拱手答曰：“赤